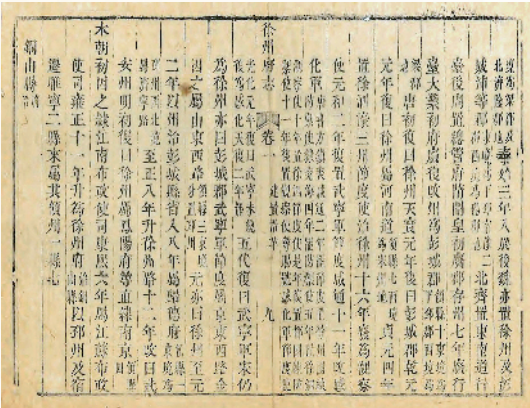


本报记者 周翔宇

作为热门旅游城市，各地游客对徐州的印象各异，多元化评价交织成这座城市的立体画像。古代，人们也有记录城市的专属载体：地方志。徐州的地方志流传至今的不同时代的版本众多，研读它，可尽览“一方之古今”，其记载的地理沿革、史迹变迁、风俗人情等足以让人通观地方全貌。

打开尘封档案，阅读城市过往。

徐州市档案馆藏有过去的一些地方志，包括明清时期的《徐州志》《徐州府志》《铜山县志》等，其内容至今仍是研究地方历史的重要参考。



乾隆本《徐州府志》中对徐州“升州为府”的记载。

乾隆本《徐州府志》载“升州为府”

徐州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，历代王朝无不重视，记载徐州的地方志也就数量繁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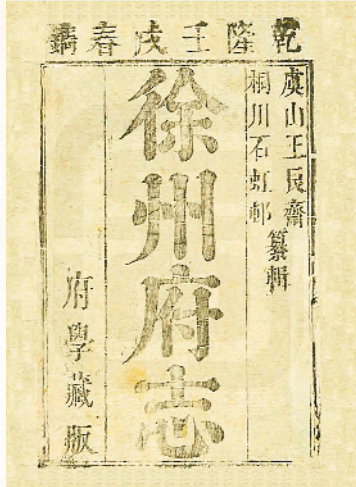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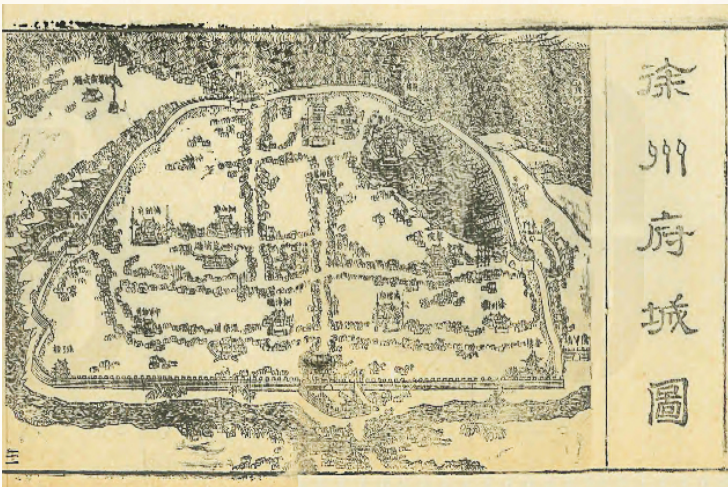
徐州文史学者们曾专门考证过本地的地方志源流。仅明、清两朝为徐州修志的次数就不下十次，即便受限于过去的保管条件，不少地方志散佚，如今留存下来的仍有十种以上。单是清雍正朝之前，流传至今的版本便有明正统本、弘治本、嘉靖本，清顺治本、康熙本等多个版本的“州志”。清雍正朝之后，又有乾隆本、同治本等版本的“府志”。

为何把“雍正朝”作为徐州建置沿革里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？答案很简单，清雍正年间，徐州发生了一件改写行政格局的大事“升州为府”。

在乾隆本《徐州府志》卷一“建置沿革”中，对这件事有详细记载。“……明初复曰徐州，属凤阳府，寻直隶南京，领四县。本朝初因之隶江南布政使司。康熙六年（1667）属江苏布政使司。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升为徐州府，治铜山县，以邳州及宿迁睢宁二县隶属，共领州一县七。”

这段话意思是，明初，徐州属于中都凤阳府，不久直属于南京（又名南直隶，范围包括今安徽、江苏、上海部分地区，不是现在的南京市），下辖四县（丰县、沛县、萧县、砀山），为屏障江淮的北方门户。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徐州隶属江南省（清初将明朝的南京改为江南省）。康熙六年（1667），属江苏布政使司（这一年，江南省划分为安徽、江苏二省，徐州属于江苏）。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，徐州从“州”升格为“府”，治所定在铜山县，管辖范围也随之扩大，共管理一州七县，即原来所辖的丰县、沛县、萧县、砀山、新析置的铜山县、邳州及其此前所辖的睢宁、宿迁两县。这一州七县，便是后来经常提到的“徐州老八县”。

这次“升州为府”和行政区划调，扩大了以徐州为行政中心的区域范围，也奠定了它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。从此，徐州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范围与影响力大幅提升，开启了城市发展的新阶段。



清乾隆本《徐州府志》的扉页及该府志中的“徐州府城图”。

最早记载“徐州老八县”由来的乾隆本《徐州府志》 见证城市过往的“立体相册”

修地方志的热忱与严谨

清代乾隆七年出版的《徐州府志》，是经历了雍正朝“升州为府”事件之后，官方编纂比较精良的一部地方志。它也是徐州的第一部府志，因为以前的是州志。

乾隆本《徐州府志》的主修官员是石杰，他于乾隆二年至七年在徐州担任知府。他熟悉徐州的政治、经济、风土人情等综合情况，为政宽厚，颇有声名。他认为，修志亦是主政官员者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便重礼邀请，曾参加撰修《大清一统志》的王峻前来徐州，负责主撰《徐州府志》。

在乾隆本《徐州府志》创作名单中，石杰、王峻二人都为纂修，但实际上，纂修工作多为王峻所作，石杰主要是从事组织工作。这本地方志的校正工作，由府学教授田实发和训导杨樾担任，其他绘图、分校、缮写等事务，也都有专人负责，石杰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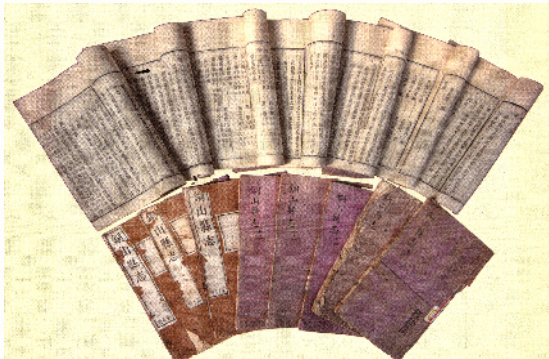
乾隆本《徐州府志》与前面一些版本地方志书相比，很明显的是内容有所增加：从区域方面来说添置了邳州、睢宁、宿迁，另立了铜山。从取材角度看，江苏师范大学赵明奇教授在《徐州地方志通考》一书中考证分析乾隆本《徐州府志》时，提到该府志有两点很有意思。首先，编纂者认为，“帝王后妃”在正史里记载得很详细，如果和徐州有“生长之乡”的关联，不能不记录，但只该写他们在徐州留下的遗迹，不该专门把他们当成“人物”单独列一个类别；其次，在过去一些地方志里，“名宦、人物、列女”这类内容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掺杂私情、讲人情。所

以，编这部志书的时候，有认识的人来托关系、求着把自己或别人写进去，就全都被拒绝了。

乾隆本《徐州府志》以府级视角展现徐州风貌，而因为“升州为府”后，徐州将治所落于铜山，所以《铜山县志》便从县域维度补充了徐州的历史细节，也是研究徐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。

新中国成立前的铜山县地方志，主要有乾隆本《铜山县志》、道光本《铜山县志》、光绪本《铜山县乡土志》、民国本《铜山县志》等。

过去，修地方志是一件地方盛事，当地士绅百姓都与有荣焉，经常出钱出力，十分踊跃。比如，清代道光十年铜山知县崔志元主修《铜山县志》时，地方学者、官员捐款极多，光录名记载的就超过一百五十人。编纂时，大家也是群策群力，校对、采访、整理、绘图……分工后合力完成。



清道光本《铜山县志》。

地方志是城市鲜活的“立体相册”

地方志里通常会记载些什么？

虽说每部地方志的编纂体例不完全相同，但核心内容总有相似之处。以“升州为府”这一大事件之后编纂的乾隆本《徐州府志》为例，大致说说地方志的内容概况。

乾隆本《徐州府志》共三十卷，开篇有王峻、石杰的序文二则。卷首：图（包括徐州总图和各州县的分图）。卷一：分野、疆域、建置沿革、附表、形势、风俗、城池。卷二：山川。卷三、四：河防上、下。卷五：赋役、人丁、屯田、仓务、杂税附、物产……卷二十四至二十八为艺文。卷二十九：大事记。卷三十：祥异、杂记。

乾隆本《徐州府志》里既有总图，也有各州县的分图，还记载了徐州的疆域范围、建置沿革、风土人情，同时对人口数量、地方物产、文化发展、教育情况以及历史名人等内容也有所提及。

地图其实是地方志里的常见内容，早于乾隆本数百年的嘉靖本《徐州志》就已收录地图。虽说当时的地图画得不算精细，比《徐州府志》中的“徐州总图”要粗疏，但当年的大致地理位置、山水分布与城池格局，都能在图上清晰看到，足以作为参考，帮人了解那时的城市样貌。

从明代的那些“州志”，到“升州为府”后的首部“府志”，再到记录县域细节的“县志”，这些泛黄的典籍不仅是文字的堆砌，更是徐州城鲜活的“立体相册”。那些不同时期、不同版本志书中的地图、沿革、物产与名人故事，又将古代徐州的城池格局、生活烟火与发展脉络一一铺展。

如今，这些泛黄的志书仍在“说话”，它们连接着徐州的过去与现在，让后人得以循着文字的足迹，触摸城市的历史温度，读懂它成为区域中心的过往，也为徐州的文化遗产留下了最珍贵的注脚。